

B223.15

263

经典今读系列

经典从话

老子演义

止

庵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A09762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演义/止庵著. -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10

(经典今读:4)

ISBN 7-5392-3675-2

I. 老... II. 止... III. 老子-注释 IV. B22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209 号

老子演义

止庵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330003)

URL: <http://www.jxeph.com>

E-mail: jxeph@public.nc.jx.cn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印刷四厂印刷

787 毫米×1092 毫米 20 开本 10.6 印张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12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ISBN 7-5392-3675-2/Z·108 定价:16.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序

一章	1
二章	4
三章	7
四章	9
五章	11
六章	13
七章	14
八章	16
九章	18
十章	20
十一章	22
十二章	24
十三章	26

十四章	28
十五章	30
十六章	33
十七章	35
十八章	37
十九章	39
二十章	41
二十一章	44
二十二章	46
二十三章	48
二十四章	50
二十五章	52
二十六章	55
二十七章	57
二十八章	59
二十九章	62
三十章	64
三十一章	66
三十二章	69
三十三章	71
三十四章	73

三十五章	75
三十六章	77
三十七章	79
三十八章	81
三十九章	84
四十章	86
四十一章	88
四十二章	91
四十三章	94
四十四章	96
四十五章	98
四十六章	100
四十七章	102
四十八章	104
四十九章	106
五十章	109
五十一章	111
五十二章	114
五十三章	116
五十四章	118
五十五章	120

五十六章·····	122
五十七章·····	125
五十八章·····	127
五十九章·····	129
六十章·····	131
六十一章·····	133
六十二章·····	136
六十三章·····	138
六十四章·····	140
六十五章·····	143
六十六章·····	145
六十七章·····	147
六十八章·····	149
六十九章·····	151
七十章·····	153
七十一章·····	155
七十二章·····	157
七十三章·····	159
七十四章·····	161
七十五章·····	164
七十六章·····	166

七十七章	168
七十八章	170
七十九章	172
八十章	175
八十一章	177
引用书目	179

位。我因这一悟不由得心中暗喜，搁置多时之《老子演义》于是可以拣起来矣。“可道”之“道”，说来便是个“名”，犹之乎一切“可名”之“名”。由此亦可得知，道原本是句老话儿，大家都在那里乱说；待得《老子》作者出来，他要破了各人的道才立得起自己的道。他说你们那是“可道”之“道”，而我的是“常道”。所以这一章与其说是讲“道”不如说是讲“常”，明白了“常”也就明白了“道”。“常”是针对“可道”、“可名”，亦即“名”而言。超越任何一名之上，便是“常”，作者正是要人于此等处来体会道。所以“道可道，非常道”，是说“道”有“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说“名”非“常名”。

“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有名”都是道。作为“万物之始”，它是“无名”；作为“万物之母”，它是“有名”。道是世界的本质，以本质而言，世界只是一道，是谓“万物之始”，此时无须再为这惟一命名，故曰“无名”；道又呈现为万物，以表象而言，万物皆有道在，是谓“万物之母”，此时万物各有其名，为区分道与万物，亦须给它一个名字，故曰“有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三十四章有云：“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是以此“常无欲”说的是道，不是人。如果“常无欲”指道，那么与之相对的“常有欲”，便是指万物了。“有欲”、“无欲”，看出道与万物的区别，关键在于道不存在作为万物之一的立场。“其”乃是把上文之“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并说在内，即这个世界。“妙”犹言形而上之极致，“徼”犹言形而下之极致，亦即世界之本质与表象也。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此两者”即上述

“无名”、“有名”。“无名”、“有名”都是道，故谓“同出”；以名论之，则有不同，故谓“异名”。这里怎么不再说“道”了呢，盖因前已言明“道可道，非常道”，所以另外形容为“玄”。然则“玄”亦一名耳，不足以言道，故再说一句“玄之又玄”。“玄之又玄”，好比方才所说“道可道，非常道”。此章主旨，是揭示存在着“名”与“常”两个层面，而要离开“名”的层面，亦即离开“物”的层面去理解道。所以也是揭示存在着道与万物两个层面。“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便是讲的这种升华。“众妙”之“妙”，亦即“以观其妙”之“妙”，“众”就是“万物”，“众妙”实际只是一“妙”，即道。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①，高下相顷，音声相和，先后相随^②。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③，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④。夫唯不居^⑤，是以不去。

①王弼本此句原作“长短相较”，据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简称河上公本）、遂州《道德经》碑（简称遂州本）改。

②王弼本此句原作“前后相随”，据遂州本、顾欢《道德真经注疏》（简称顾本）改。

③王弼本此句原作“万物作焉而不辞”，据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简称范本）改。

④王弼本此句原作“功成而弗居”，据吴澄《道德真经注》（简称吴本）、焦竑《老子翼》（简称焦本）改。

⑤王弼本此句原作“夫唯弗居”，据唐景龙二年河北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简称景龙本）、遂州等本改。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细细体会，颇有趣味。作者何以不直截了当地讲“天下皆知美”及“皆知善”则如何如何，偏要强调“美之为美”、“善之为善”呢，似乎是要道出其间有个知与不知的区别，而这正是关键所在。全然无知之前，天下合该一总是美，一总是善，——或者说无知便是美，便是善。当然他只是讲自然状态如此，并无所谓“美”与“善”也。从其中提出“美”与“善”，亦即同时提出与之相对应的“恶”与“不善”，此知之罪，亦名之罪也。名与知皆是划分。说“美”，便划分了“美”与“恶”；说“善”，便划分了“善”与“不善”，原本的自然状态也就不保了。这里显露出《老子》作者所关注的是整个儿天下，而非其中之一部。他以体道者自居，所面对的永远是“一”，不是“之一”。“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顷，音声相和，先后相随”，均是就整体而言，前述之“美”与“恶”，“善”与“不善”，也是如此。所以作者关心秩序，而不关心个人。他根本抹煞个人。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都是针对群体说话，也就是“使无知”，——既不标举“美之为美”，又不标举“善之为善”，连“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和“先后”的区别也一概不让大家清楚。如此方为道之体现者，所以说是“圣人”。圣人是作者理想中某一秩序的统领者，或为君主，或为侯王。

圣人如此行事，乃是体道结果；圣人之于百姓，有如道之于万物。“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道之于万物便是如此。三十四章云：“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居。”也是此意。一切都自然

而然，道也就体现于其中了。“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说的是道，亦是得道圣人。道“不居”其功，道乃长在万物；圣人“不居”其功，圣人永治天下。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①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①智者：才智之人。

我读《老子》，觉得虽然尽多玄虚之言，末了总要落到一个实处，即是“圣人之治”，所以看透这主要是一本有关如何统治的书。如果说二章之圣人尚且高高在上，这里所言，则有“民”作为他施治的具体对象，所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就变得很实在了。

不妨把“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与二章之“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联系起来看。“尚贤”、“贵难得之货”，即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皆知善之为善”；而民之

“争”、“为盗”，也正是“斯恶已”、“斯不善矣”。然而有所不同的是，二章所言尚且限定在知的范围内，现在“民”却进一步诉诸行动了，于是天下大乱。何以至于如此呢。“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反过来讲，“见可欲”使“民心乱”，则“民”的种种举动乃为欲之所驱使无疑。然而此使“民心乱”的欲，又受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亦即“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皆知善之为善”的左右。“民心乱”是因为“见可欲”，而欲其实是社会总体上的欲。

所以“圣人之治”之要害，便是彻底泯灭社会价值取向，所谓“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皆为此意。“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以治而言，是为一项举措；以“民”而言，则是回归其本来状态，亦即“无知无欲”也。“使民无知无欲”，是就未然而言；“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是就已然而言。“民”如不能“无知无欲”，便为“智者”，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说：“智者，谓知为也。”也就是一度蠢蠢欲动罢了。然而圣人既“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则“民”虽知亦等于无知，也就无所作为。“为无为，则无不治”，乃是一句总括的话。

四 章

道冲^①而用之或不盈^②，渊^③兮似万物之宗^④，湛^⑤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⑥帝^⑦之先。

①冲：通“盅”，空虚。

②不盈：无穷。

③渊：幽深。

④宗：祖宗。又，王弼本此句后原有“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四句，与五十六章重出，从谭献《读老子》说删。

⑤湛：隐没。

⑥象：好像。

⑦帝：天帝。

一章之“道可道，非常道”，原是针对天下人讲的，作者自己也不例外，此处却好有一番形容，乃是有其不得已之处。一点儿也不讲说，则世人全不知晓，道就成了一句虚话儿，则一部《老子》了无深意了也。所以讲而不讲，不讲而讲：当作否定性陈述，即说道

不是什么时，总是斩钉截铁；作肯定性陈述，即说道是什么时，多半闪烁其辞，如这里之“或”、“似”、“吾不知”、“象”，皆是也，所以仍不曾背离“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之道，该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然而作者说“用之或不盈”，不忘提醒“道冲”，说“似万物之宗”，不忘提醒“渊兮”，甚至说“湛兮似或存”，相对于有，特别强调其无的一面。如用阳刚、阴柔来讲，则似乎道只是个阴柔。凡此种种，皆别有深意在焉。可以说老子体道，便体着这个“冲”与“渊”；舍此则根本无有《老子》之道。二章之“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三章之“为无为”，根子皆扎在这里；类似意思他说得多了。我们记住这个话头儿，以后再详细说罢。

前文已经言明，作者讲道皆是形容，无非闪烁其辞，所以赶上这路话语，不能不当真，也不能过于当真。譬如“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其中明白说“吾不知”，说“象”，都不是说了白说的，无非强调道之至高无上而已。非坐实了来理解，乃至唯心、唯物以辨之，是不知道也。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①；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②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③穷，不如守中。

①刍狗：以草扎成狗，用于祭祀。

②橐籥：风箱。

③数：疾速。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读《老子》至这几句，总觉得说得好狠，简直没点儿商量余地，然而恰恰于此可以看出作者不同于我辈之处。《庄子·天运》中已讲过“刍狗”这玩意儿的命运：“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所谓“天地不仁”，便是天地毫不理会万物作为刍狗的感受；所谓“圣人不仁”，便是圣人毫不理会百姓作为刍狗的感受。《老子》一书讲到仁绝无好言